

庫文有

第一卷一第

編主五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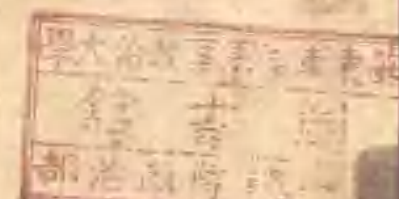
藏院

兒彌愛

(一)

著枝盧

譯基雪魏



行發館書印務商

愛 彌 兒

(一)

著 梭 盧

譯 基 肇 魏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序

從一四五三年東羅馬帝國滅亡，而爲宗教改革做預備底文藝復興（Renaissance）起，包含現世主義，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等。所有近代精神底萌芽，而爲世界文明史上一個大運動，約歷一世紀，而開人間自覺底第一聲。

但知識方面，雖由此覺醒，而感情方面，都被束縛。甫從基督教底牢籠脫出，而又被囚於拉丁文學底古典，陷於擬古主義，而失去個人底活氣。於是再想覺醒於感情的而對抗於主智的一方面底浪漫運動，隨之而起。又自脫宗教底壓迫，在研究及信仰上，果得自由；但實際生活——政治方面，仍受不當的壓迫；直待盧梭底自由平等說出來，於是造成法國底大革命；再進而各人底自覺，遂以猛烈的聲勢而爆發。所以文藝復興，是思想的知的革命；而法蘭西革命，是實行的情的革命。

對於專制主義，而爲民主主義，個人主義底勝利者；對於古典主義，而爲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底

先驅者；——要之爲近代文明底父底盧梭，他底「民約論」，「懺悔錄」和這本「愛彌兒」，稱爲畢生三大傑作，而影響及於全人類。

「愛彌兒」尤爲他聚精會神底著作，歷三年之久而始成書；「返於自然」底一大獅子吼，不但使十八世紀歐洲面目，爲之一變；而在二十世紀底我國，尤有深長的意味。對於虛偽，怠惰，束縛，蔑視兒童底我國教育界，無異投下一顆爆彈。

法國某評論家說：『我們可以預言，將來終有沒一個人不讀「愛彌兒」底日子到來；只要法蘭西底國語存在，盧梭底書籍，長爲法蘭西底國粹，法蘭西魂靈底精華。』德國康德（Kant）讀「愛彌兒」，非常感動地說：『讀盧梭底著作，才知人類當尊敬；才知一代底使命，在確定并宣揚平民底權利和價值。』

「愛彌兒」底價值，除此以外，我也沒得說了。不過本書底第五篇即女子教育，他底主張，非但不澈底，而且不承認女子底人格，和前四篇底尊重人類相矛盾；此實感染於千餘年來底潛勢，雖遇天才；也不免要受些影響呢。所以在今日看來，他對於人類正當的主張，可說只樹得一半；但在當時，

已視同洪水猛獸，書遭焚毀，而身被驅逐，可見萬惡社會底壓迫，勢力實在兇猛呢。這編我原想不譯；但盧梭自序說得好：「倘使我底主張是差的，那末當然不會有人以我底差說當真理的。」所以仍舊譯出，倒可以爲考察當時思想情形者底一助。

此書蒙何鴻烈君底助力實多，謹識於此，以示不忘。

民國十年十月十日序於越波樓上 譯者

盧梭略傳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以一七一二年，生於瑞士(Switzerland)底日內瓦(Geneva)。父名依薩克，係鐘錶匠，母爲一牧師底女，名倍那爾。他的父和母，從八九歲底時候，就一塊兒戲遊，爲非常要好的朋友，到了青年期，而交情益加密切；不過依薩克是個貧乏的青年，要想娶倍那爾，實在做不到，所以悶悶不樂，以爲這件事總是無望，就一個人獨自外出，但是交情終於割不斷，不多時就回來了。好不湊巧，依薩克的姊和倍那爾底兄，有了交情，而結爲婚姻，於是盧梭底父母，也能達他們底目的。盧梭在他底「懺悔錄」中說：『多情多感，爲我父母傳於我底唯一的遺產；此事對於彼等，爲幸福底源泉，但在我則爲一切不幸底基礎。』

其母於盧梭產後，卽因發熱而死了。

父伊薩克常於燈光之下，和盧梭共讀其亡妻所遺下底小說，有時竟到雞鳴而始就寢。如是盧

梭從小即讀普琉托克（Plutarch）等真摯的書籍，已養成他底根元。

因爲己母早死，那就養於一位伯母行的人。這位伯母所教底歌謠，深刻於小盧梭底胸中，使他有終身不忘底印象。

盧梭底父，爲共和主義者，所以盧梭自小就吸收政治上自由的空氣，而且此多情多感的少年，耽讀普琉托克底書籍，受非常的感化。

盧梭底父，和日內瓦有勢力的葛利母，起了鬭鬪而被放逐。盧梭遂和他底父及伯母分別，而就養於叔父家，和叔父底弟，同就學於波梭村底牧師拉姆培希底學塾內。此時年方八歲，盧梭至此始受正確的教育，朝晚散步於田園間，而親近自然，遂永久爲其憧憬者。但因事被冤，受牧師底嚴罰，盧梭大憤，就離開了，流浪得幾處，而暫充一辯護士底書記。氏早慧，當十一歲底時候，對於年已二十底女人名品遜的起了戀愛，一面又愛少女戈頓。感情深遠，意志強固的小盧梭，好像世上所有底女子，必當愛我，世上所有的男子，必當敬我底樣子，事有不如意的，即發一種憤慨。

十四歲時，爲雕刻匠底學徒，苦於亂暴的主人，而性愈執拗。他天性喜歡讀書，所以瞞着主人，從

書店裏借了好許多書，祕密地讀着。彼曾因偷了鄰家底蘋果，而受酷虐的毆打。一天晚上，因為歸家時候已遲，他又恐遭毒毆，而擔不起苦痛，於是就逃到鄰邦薩白耶，蒙舊教牧師白恩培爾底救援。此時他已有十六歲了。

白恩培爾送他到華倫夫人 (Madame de Worens) 處。夫人爲二十八歲底美人，待盧梭情愛極濃，盧梭遂非常喜悅。他本無信仰，今得夫人一言，勝於百千底說教者。彼思慕夫人，至以母親呼他。盧梭於是拿夫人底介紹書，到德利諾的舊教堂，而爲舊教徒。此時已十七歲了。

盧梭以改宗底緣故，不能再得年金，爲寺僧所逐，僅得微資而去。未幾爲白爾其利伯爵夫人底侍者，因盜主人珍飾，給其侍女曼利茲，事覺被逐。

盧梭後又爲古部恩伯爵底下僕。伯爵愛盧梭底才能，將來望他以外交官自顯，但彼和不良少年爲伍，遂入於放浪生活之中。一七二九年再尋到華倫夫人處。夫人仍望他爲舊教徒，不成功，想他爲音樂家，也歸失敗。至一七三二年，又歸於華倫夫人處。

於是盧梭和華倫夫人有關係，同住六年，實爲彼一生中最歡樂的日月。此時他底才能，異常發

達。喜歡讀洛克，拉辛，尼得，迪凱兒，勃蘭秀等人底書籍，一方研究拉丁希臘底古典。但用功過度，有害健康，乃療養法國南方底蒙配連溫泉場。不久復到華倫夫人處，那時夫人已與另一個青年相結識。夫人不喜歡和盧梭同棲，一七四一年謀於利昂底邁爾，李利氏，想爲他得一個教師職。但他以爲自己做教師不適當，遂直接謝絕，快快不樂而到巴黎去了。到巴黎後，將其所創底新式記譜法，提出於學士會，終歸於失敗。但其後做了幾篇戲劇，惹起文學界底注意，始和狄特羅（Diderot）葛利姆（Grimm）訶爾拔秀（Tolbach）等相親交。未幾，彼底調子又稍變，踏入於外交界，爲法國公司蒙托格伯爵底祕書官，而赴培尼司，因和伯爵不合，一年半後，又還於巴黎。此時又戀愛一個無學底女子名推來慈，特魯拔西路。推來慈極無智識，不明貨幣底價格，一年有幾個月，自鳴鑼是什麼時候了，他都弄不清楚。盧梭和此少女，於正式結婚還未舉行以前，已生了五子。盧梭雖然不是一個無情的父親，但因不能得食，所以背推來慈底意志，都送得養育院裏去。一直到二十五年之後，始和推來慈行正式結婚式。

一七四九年，奇約恩底學士院，募集『科學和美術，是破壞道德還是進化道德？』底懸賞論文。

此於盧梭底一生，爲一大轉期。

盧梭執筆於右方所揭底懸賞文，斷定科學和美術，不能使道德增高起來。

此論文遂當選。於是彼始爲文士底生活，而文名遂著。但他欲僅恃填寫樂譜，以度生活。

一七三五年，奇約恩學士院，再募集懸賞文，題爲「人間不平等底原因」。彼亦應試。此文雖不幸而落選，但文名由是大定，而感動法蘭西底人心。彼於此論文高唱「歸於自然」，以爲無罪，質朴，自由，平等事，只於自然底狀態，始能得到。盧梭那時又著「法蘭西音樂論」，對於當時底法蘭西，多所攻擊，因之起激烈的迫害，彼乃歸其故鄉日內瓦，受盛大的歡迎。此時彼又爲福音派底信徒。

一七五九年，他底大作「新烈女故事」告成。又二年，「民約論」及「愛彌兒」亦相繼完工。「新烈女故事」攻擊當時底僧侶。「民約論」揭破僧侶底神權，而主張民權。「愛彌兒」爲彼以哲學及人生觀底結晶，而人間不平等原因論，民約論等思想底化身底一種教育學。作成小說體，歷三年之久，至一七六二年始出於世。其感動世間，實屬可驚，近而爲法蘭西革命底魂靈，遠而爲合衆國獨立戰爭底火花。

「愛彌兒」出版，書店主人，贈以六千 (Franc) 底原稿料。但書中攻擊當時底宗教，因而受非常之迫害，「愛彌兒」被燒毀於巴黎，國會對於盧梭而發逮捕狀，僧正宣告他破門，巴黎大學底神學部，也竭力反對他。盧梭於是以天下之大，而竟無立足之地，乃避於瑞士。

盧梭在瑞士也被放逐，至摩梯爾，又受人民底總攻擊，隱身於不萊湖上底彼得爾島，研究農學，仍爲衆矢之的，那避之英國，而受休謨 (Hume) 底厚待。但不久又和休謨破交，一七七〇年歸於巴黎，以自己著述底收入，和著樂譜以度生活。舊友底交情斷絕，而成孤獨的一身。唯奇拉爾頓侯爵深尊敬他，招他居於其愛爾美農佛爾領地內。晚年益厭惡人，一七七八年六月三日，頓死於中風。遺骨於革命時從愛爾美農佛爾移送於巴黎，和巴特爾合葬於鼓戴恩。

附重要著作年表

1. Si le monde que nous habitons est une Sphère ou une Sphéroïde, 1738.
2. Le Verger de Mme de Warens, 1739.
3. Sur la musique moderne, 1743.

4. Si le rétablissement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a contribué à égarer les mœurs, 1750.
5. Devin du Village (opera), 1753.
6. Narcisse, ou amant de lui-Même, 1753.
7. Lettre Sur la musique Française, 1753.
8. Sur l'origine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1755.
9. Discours sur deux principes avancés par Rameau, 1755.
10.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1758.
11. Lettres à M. D'Alembert sur son article Genève, 1758.
12. Lettres à Voltaire, 1759.
13. 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1761.
14.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1758.
15. Emile ou de l'Education, 1762.

16. Lettre, à Christoph de Beaumont, Archevêque de Paris, 1763.
17. Allée de Silvie, 1763.
18. Lettre écrites de la Montagne.
19. De l'imitation théâtre, 1764.
20. Dictionnaire de musique, 1767.
21. Lettre sur son exil du Canton de Berne, 1770.
22. Emile et Sophie, 1780. (以下没后刊行的)
23. Les Consolation des miseres de la vie, 1781.
24. Considération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 1782
25. Les Confessions, et Ré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4 vols., 1782-9.
26. Nouveau Dédale, 1801.
27. La Botanique de J. J. Rousseau, 1805.
28. Testament de J. J. Rousseau, 1820.

盧梭自序

這本書底內容，一點沒有次序，而且不大聯貫；無非想給賢良的母親，做個參考。我起初在做些短篇論文，不意接連地寫得很多，竟作成一部書了。但所寫的，關於題目本身，實在很少；所以我對於付印一層，頗費躊躇；後來我想短篇底論文，和長篇底書籍，原來是一樣的東西，於是決定把他印出來。我以為現在社會上底眼光，應當注於這個問題上，即使我底思想有差誤，如能以此引起他人正當的思想，那末我底時間也不至空廢。一個孤獨的人，把他底著作刊行於世，沒有賞讚的人替他傳播，也沒有黨派做護衛；自己也沒有知道所想所說的對不對；但至少可以發表他人個人底意見——如果他是差的，自然不為有人以他底差誤當真理的。

我極不講良好教育底價值，我也不來隱瞞現行教育底不好處。關於此事，屢次有人說過，但我不願將人人都知道底材料來充篇幅。有許多人都說現行教育法底不良，但沒有一個提出較好的

方法來。現在底文學科學，只見他天天破壞，沒有一點建設。不論那種書，照他們所說，都注重人民底公益方面。至於最切要最有益的——人材教育，却多置諸度外。從洛克之後，關於這個題目，差不多無人提及，恐怕以後也是這樣過去呢。

我們爲大人的，都不知道兒童時候底情形；所以教導兒底正路，往往愈走愈遠。就是極有智識底著作家，也專注重於什麼事是爲人所應該知道的，而不問兒童要怎樣才能够領會。他們往往把小孩看作大人，沒有想到他未成人以前是怎樣的。我底研究，就注重在這一點，所以我底方法，或不免爲幻想或差誤，但我底觀察，一定會有好些好處的。什麼事是應該做的，我或者要弄錯，但我想我已經着手的，那件事底性質，一定是極明白的。諸君對於你們底學生，也當如此。必先熟知兒童底性質，然後可以動手；不知兒童性質底人，讀完此書之後，一定可以知道他不是完全無用的了。

這本書底著眼，沒有別的，就是循「自然底進行」。諸君看到此地，不免要對我說：「這種論調，於教育上還不如夢想爲愈呢。」那末我將如何呢？但我不是寫他人底教育意見，我是發表我自己底意見呵。我底思想，不是人家底思想，其中衝突，自然難免。但我可以捨己從人麼？我不敢隱瞞短處，

亦不敢謂賢於他人。惟我所自信的，我不能改變。我想此爲我所能夠做的，而且爲我所已經實行的。此種自信力，不是去壓迫讀者，不過要使我底意思，對於他格外明瞭而已。我何必把自己毫無疑惑底事情而認作疑惑呢？我怎麼想，我就怎麼說。自由發表我底意見，不敢謂所說一定是合理的，所以要請諸君自己去考察和判斷；但須注意的，就是我和別個著作家，根本不同的地方。我們必須知道真理和虛偽，因爲人類底幸福，都靠在這個上面呢。

人常告訴我要從實際方面着想。那末你們也可以告訴我當從人家所已經做過底方面去着想，或者至少要從改良現行不良的教育方面去着想。此種思想底虛幻，比我更加已甚了，因爲如此，則好的變壞，而壞的永變不好。如是我情願照以前底樣子，而不願取此種不完全底好法。人底思想，不能兩方背馳；向著這一方的，不能同時再向那一面。世間底父母們，你們去實行自己所喜望的。我也須要照你們那樣做麼？

不論什麼經營，有兩件事一定要想過的：第一就是「這件事底本身，究竟好不好？」第二「這件事是否能夠容易實行的？」

關於第一件，須熟考事物底自然情形，譬如教育方法，必須適合於人，且要順應於人類底心。

第二件須按照某種特別情形；此等情形，是偶然的，變換的，且極不一定的。譬如一種教育，適合於瑞士的未必適合於法蘭西；適合於中流社會的，未必適合於紳貴家。因而教育方法底合用不合用，須參照四圍底環境，且他底效用，只適於某一國或某一階級。但此種特別的適用，和我所講底主眼，是沒有關係的。我底方法，凡生在世界上底人，不論時代地方，統統可以適用的。倘使我失敗了這個約言，那一定是我底罪過；若是能够成功，你們如果還要苛求於我，那是你們自己底差處了。